

李著『現代中藥學』序

浙江永嘉名中醫師李樹猷先生，歷數年之功，著成「現代中藥學」一書中，收錄中國藥材 308 種，其間因同名異物而達 537 品之多，可見中藥的複雜了。李先生寫這部書，每藥分就藥名、異名、學名、產地、採取、性味、成分、效用、修治及鑑裁等九項，而後兩項又各分為六類，條分縷析，記述詳明，可以說是中國藥材的一部生藥學著作。

本書既名曰「中藥學」，揭櫫了「中藥的科學」的意義，中藥的科學，是一門貫串古今，包羅萬象的科學。今日社會上一部分人士，有的認為「中藥不科學」，甚至極端派認為「中藥」不能算是「藥」；有人則高唱「中藥科學化」，似乎從根本上否定中藥的科學；有人認為如果能夠涉及到中藥成分的研究，即等於「中藥科學化」獲致全部解決。上面所說幾種類型的看法，不僅限於對於中藥一無所知的社會賢達，就是以醫藥專家自命的學者們，亦往往會有着從種種角度的不同看法。這些朋友們，恐怕對於「中藥」的認識還沒有成熟，甚至對於中藥的定義還沒有弄清楚，甚至對於科學的涵義還欠考究，遑論乎什麼是中藥的科學？

中國自古即有神農嘗艸之說，可是如果尋求其出典，出自漢、淮南王劉安的淮南子，和宋、劉恕的通鑑外紀。考劉安為漢高祖劉邦之孫，劉恕則為與司馬光同時之人，二氏所說，並無若何依據，所見不出傳說的領域，惟按照藥物發展的過程推測，任何國家種族，幾乎都是在其民族出現的同時，就產生了他們所用的藥材，所以說中國藥材的出現具有五千年以上的歷史，是信得及的。

依據古代的傳說，我國先有了藥材，然後才產生醫治的方法，至於複雜的方劑，當是經過了相當悠久的體念與不斷的研究才產生的，可以說是先有藥，再有醫，而後才有方劑。證諸我國最早的醫藥文獻，神農本草經，黃帝內經，都是為了紀念神農炎帝對於藥草的啓發和黃帝對於醫學的啓發，而冠以二帝之名，以紀念其功績的。

藥材的產生與發展，雖已有了五千年的過程；由此發展而形成了藥學，却始自前漢末葉，距今已有兩千年的歷史，即所謂本草之學。班固的漢書，郊祀志，記漢成帝建始二年（31 B. C.）納丞相衡譚之言，罷斥自戰國時代以來的神仙說，而令供奉內廷的「方士、使者、副佐、本草待詔，七十餘人，皆歸家。」到了平帝，元始五年（5. A. D.）為了整理散佚的文件，又復「徵天下通知逸經、古記、天文、曆算、鐘律、小學、史篇、方術、本草，以及五經、論語、孝經、爾雅教授者，在所為駕一封軺傳，遣詣京師，至者數千人。」（漢書、平帝紀）此次蒐集的文籍，後經劉向、劉歆父子整理而著成七略一書。而將醫藥之學的「醫經、經方、房中、神僊」收錄於方技略之中。

漢書、列傳、樓護傳：「護少隨父醫長安、出入貴戚家。護誦醫經、本草、方術，十數萬言，長者咸愛重之。」樓護隨父行醫於京師，是在前漢末葉的事，可見當時已有本草專籍，得以背誦而出之。樓護以後由醫而仕，終成為新莽的死黨。

據漢書所記上面三段文字，成帝時已有本草之官；平帝時已有本草之學；新莽以前已有本草之書了。徵以司馬遷的史記所起自上古，終於漢武帝天漢四年（97 B. C.），迄未見本草之名，可見「本草」一詞的出現，當在西元前九十六年至三十一年間的六十五年間所產生的新名詞，至於「本草」一辭的涵義究竟是什麼？歷代本草學家雖有若干解釋，然而仔細推敲起來，均非正解。自一般的觀念看來，只能說本草乃我國自古以來的藥書；至於其本來的命意，已經是無法推知了。

樓護在西漢末葉所背誦的本草，究竟是什麼書，以及其內容如何，已無由獲悉。漢書，藝文志亦未錄本草之書。至於我國最早之本草著作的神農本草經，究竟成於何時，其卷數、內容、藥品數，以及著者等，已不可考。因所記藥材出產之地名，有後漢時制，故後世推定當係後漢的作品，而傳錄之間又復出現種種異本。到了南北朝時期，齊，陶弘景校定神農本草經之際，所用藍本，後世推定為雷公集註四卷本，陶氏自此書中選定 365 種，作為「本經正品」；另自魏晉名醫所集錄的名醫別錄一書中，選定了 365 種，作為「名醫副品」，合計 730 種，分別按照礦物，植物，動物及栽培植物四類，

並依照長生不老的神仙藥（仙經），補虛強壯藥（食經，方術）以及於病藥（多為毒物）三大系統，而各別分列為上中下三品，著成了陶弘景校定神農本草經三卷，可以說是按照今日所謂博物學的形式予以整理分類的純正藥書，與以前的本草經與方術有着密切關係的書籍，有了明白的區分，後世尊為本草的祖著，甚至稱為我國第一版藥典。此書據後世推定約着成於齊之永元二年（500 A.D.），早於歐洲的藥典一千年以上。陶氏約於數年後，更就每藥條下加以註解，著成了陶弘景集註神農本草經七卷，由於註解註明，後世傳鈔頗久，因而於七卷本問世以後，三卷本即歸於亡佚。

到了唐高宗顯慶二年（657），蘇敬等奉詔就陶氏集註本草七卷，增訂為唐修本草54卷，增加藥品至850種，所增之藥稱為「新附」。宋太祖開寶六年（973）劉翰等奉詔就新修本草增訂為開寶新詳定本草20卷，翌年復改版為開寶重定本草，增藥至984種，所增藥品叫做「今附」，本草至開寶本草始付刊行。宋仁宗嘉祐六年（1061）掌禹錫等奉詔後增訂為嘉祐補注本草，並自旁系本草引入83種，謂之「新補」；又從當時已用而文獻無徵者，經衆醫議定增了17種，謂之「新定」，共增藥100種。宋徽宗時，唐慎微所著，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又增藥660種，藥品數已達1744種。此書於大觀二年（1108）由孫覲得其手稿，請艾晟為之校定，刑為經史證類大觀本草。致政和六年（1106），曹孝忠等奉詔校刊為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，縮卅一卷為卅卷，藥品數則一仍其舊。

到了明神宗萬曆十八年（1590），李時珍以政和本草為藍本，歷二十六年的苦功，著成了本草綱目，藥品增至1898種。及至清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趙學敏的本草綱目拾遺，以及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吳其濬所著植物名實圖考，又有了若干增加，本草藥品已增至二千種以上。

上面所述，不過是主要本草的梗概，我國本草，自漢魏六朝，歷唐宋本草盛世，以迄明清近代，亘二千年來的嬗遞傳承，作家三百餘家，成書二千餘卷，形成一貫體系，為東洋藥學之主流。與西洋的希臘本草（The Greek Herbal of Dioscorides）媲美，形成了東西兩洋兩大藥學中心。

本草乃是國藥的典籍，不但包含了五千年來的中國藥材，其二千年來一貫的悠久而豐富記錄，更為舉世所矚目，不但在東洋，即在歐美，都認為中國藥材中擁有極其優越的藥物，為東洋藥物的一大寶庫。所以然者，乃是歎服於中國本草優秀一貫的記錄，而作為研究中國藥材的津梁，凡是有系統有組織的知識就是科學，恐怕世界上的科學：具有如此規模的科學還不多見。本草不但是中國傳統的藥學，更是中國傳統的自然科學，今日無論是藥學、醫學、農學、礦物學、動物學、植物學，以至於生物化學、藥理學、生藥學、藥用植物學、藥化學、藥劑學、藥史學、醫史學等凡是有關的學者專家們，都要從本草之中發掘新的研究線索。今日世界各國不但有無數從各個角度出發的中藥研究家，還有許多本草學家，他們不但要突破中國古典語文的障礙和中國歷史背景，研究本草的內容，甚至研究本草的版本。具研究之入微，反使吾人瞠乎其後，自愧弗如！本草不單是中國的古典藥學，早已成為世界上各方面科學家所共同追求的科學。

近由於現代藥學研究的突飛猛進，包括藥用植物學、藥用動物學、藥用礦物學、生藥學、植物化學、藥理學、藥品分析學、製劑學、調劑學以及藥品製造學、藥品工學，這一系列的藥學研究，已經分為兩大途徑，一方面在追求現代藥學，以創製化學藥品；一方面則為運用上述各部門研究方法，來重新研究中國藥材。不但研究已知的藥材，還要探討自然界未知的藥用資源，今天對於民間藥的調查研究和發掘利用，即屬於本草藥學研究的延長。

今天所謂「中藥的科學」，乃是以本草為基本的傳統藥學，與現代藥學相結合起來，滙合而成為今日的中藥科學。因此，如果對於本草沒有研究，便無從了解中國藥材的來龍去脈，也就是始終無法掌握其整體的概念；如果缺乏整體的認識，而單從現代藥學的某一部門着手，那僅是片斷的，局部的探討，而無由解決中藥研究的全般問題。如果研讀本草，而沒有現代藥用植、動、礦物學；生藥學；動、植物化學；藥理學等基本知識，亦不會有多大幫助於「國藥的現代化」；例如，從本草的藥名形態、產地，種類等記述及藥圖，可以依據現代的植物、動物分類學、或礦物學知識、推定其原植、動、礦物；進而依據本草所記述的條件以及採收，修治等記載，可以推定其生理學的來源；依據本草所述的性味（氣味）、主治，不但可以憑藥理學知識推測其可能具有的藥理作用更可以憑植、動物化

學知識推測其可能含有的成分；現代藥學家中的藥用植、動、礦物學家、生藥學家、植、動物化學家、藥理學家們，如果能夠在進行某種藥材的某一部門研究之前，假如能夠就中國歷代諸家本草，予以仔細考察，不但能了解這一藥材的全部情形，還可以從本草的各項記述中獲得研究上必要的啓示，使進行實驗研究時無須暗中摸索，獲致事半功倍的益處。而從歷年來中外學者的研究報告之中，其所得結論幾乎與本草記述若合符節，可以說現代藥學研究，不過是為實證本草的古代記錄而做的必要操作罷了，可見本草所記乃是基於悠久歲月的實際體驗的結晶，其重要價值是不容漠視的。

此外，與本草有着密切關聯的，是方劑之學。中藥複雜的方劑，乃是中國藥材混合運用的極致。這些複雜方劑的運用，都是多年經驗的累積所得，今後對於方劑的綜合成分與綜合藥理作用的研究，已展開美麗的遠景。

本草之學，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一部份，其所包容的知識，不限於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的記述，乃是以整個國學知識為其基本的，單單研究本草之學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再加上現代科學各部門，其研究愈入微，分門愈細，單靠某一個人，自然難於完全勝任，所以在中藥科學的研究上，只有某一部門的學者專家，而不可能有所謂大全科的專家。當茲舉國上下一致推行中華文化復興之際，中藥科學的研究，乃是其重要的一大工作。盼望政府當局能夠網羅各有關部門的人材，有計劃、有組織、有系統地予以推行此一艱鉅的研究工作，而不單責成某一機關或某一個人為中心，才能夠獲得重大的實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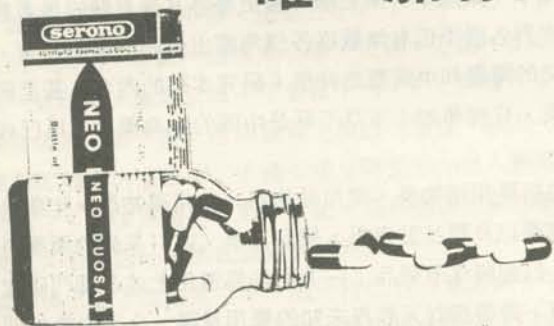
李樹猷先生此一大作，可以說是站在中藥科學化的先驅著作。我因為與李先生是老朋友，對於「中藥現代化」都有着相同的抱負，商請李先生的同意，允許在陳立老和顏博士的序文之後，附刊我的這篇過長的淺見，拿它當作序文，是不敢當的。

民國五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

那琦 謹識

於台北醫學院生藥學科

唯一加有胃腸泌素的新胃藥



《獨家抗潰瘍胃腸泌素綜合製劑》

樂胃星

NEO-DUOSAN

意國聖諸大藥廠暢銷藥品

* 新療法、新處方！

「樂胃星」配有從動物胃腸抽出的三種珍貴的抗潰瘍泌素、Enterogastrone、Urogastrone、Anthelone 效果宏大，能夠迅速達到恢復病部血行、暢通病部營養，促進病部筋膜再生，癒合潰瘍破口等治本的目的。

* 「樂胃星」還配有本廠新發明的副交感神經遮斷劑，Pyrbenine 及可靠的制酸劑，因此能夠迅速發揮解痙、制酸、止痛等治標作用。

* 「樂胃星」專治一胃、十二指腸潰瘍、胃、十二指腸炎、胃酸過多、胃病、因胃病而引起口腔酸臭、食慾不振及其他不舒服感。

台灣總經銷：十字堂公司 台北市南京西路31號
北市衛四廣檢字第 210 號 說明書備索 各大藥房均售